

# 青面獸楊志

胡天如

傳述

徐鍾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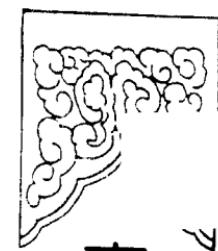
記錄

劉操南

纂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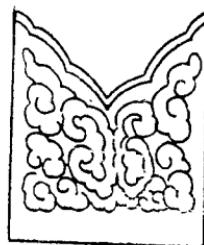
黃山書社



青面獸楊志

劉操南  
徐鍾穆  
胡天如

纂修  
記錄  
傳述



黃山書社

责任编辑：于志斌  
封面设计：牛昕

## 青面兽杨志

胡天如传述 徐钟穆记录 刘操南纂修

\*  
黄山书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375 字数：200,000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8,000

ISBN780535—189—9/K·57

---

定价：3.60元

# 目 录

第一回	耀门楣穆桂英嘱孙晋京 过梁山青面兽挺棍比武	( 1 )
第二回	李家道豹子头拦路越货 汴梁城青面兽送礼求官	( 13 )
第三回	兵部尚书韩琨巧言受礼 天汉州桥杨志落魄卖刀	( 25 )
第四回	汴梁城杨志卖刀 天汉桥牛二行凶	( 35 )
第五回	青面兽发配大名府 银眼虎剪径金鸡岭	( 46 )
第六回	大名府杨志受抬举 演武厅周谨施武艺	( 55 )
第七回	校军场周谨失锐气 演武厅索超逞豪强	( 65 )
第八回	杨提辖巧使石灰棒 谢总管惹恼寿星翁	( 74 )
第九回	留守司杨提辖传艺 太师府梁中书送礼	( 84 )
第十回	青面兽押送金银担 赤发鬼醉卧灵官庙	( 94 )
第十一回	东溪村刘唐通消息 分水墩吴用说撞筹	( 104 )

第十二回	东溪村保正聚义 黄泥岗总管闹事	( 114 )
第十三回	杨志误饮蒙汗酒 吴用智取生辰纲	( 124 )
第十四回	杨提辖搭救刘云翁 崔小二逞凶窦家店	( 134 )
第十五回	操刀鬼指点二龙山 杨提辖夜探宝珠寺	( 144 )
第十六回	金刀将丧身分赃厅 花和尚讨战宝珠寺	( 153 )
第十七回	花和尚要舞乌龙棍 云里手窥探梅花馆	( 163 )
第十八回	杨志绳缚云里手 曹正刀剖花和尚	( 173 )
第十九回	郓城县白胜受苦刑 东溪村宋江送消息	( 182 )
第二十回	宋江私放晁天王 白胜智给镇三山	( 193 )
第二十一回	三兄弟掀船救白胜 八英雄揭义上梁山	( 203 )
第二十二回	吴学究舌辩拆王伦 林武师箭发射红线	( 212 )
第二十三回	梁山泊晁盖为王 郓城县刘唐下书	( 220 )
第二十四回	阎惜姣插标卖身 宋公明受气吞声	( 229 )

第廿五回	宋公明坐楼杀惜 唐牛儿知恩报德	( 238 )
第廿六回	赵点检陈桥兵变 柴王爷沧州招贤	( 247 )
后记		( 255 )

# 第一回 耀门楣穆桂英囑孙晋京 过梁山青面兽挺棍比武

兔走乌飞疾若驰，  
人生何事苦谋为。  
宰相缭缭三更梦，  
武臣营营一局棋。  
禹并九州汤得业，  
秦吞六国汉登基。  
君王欲作千秋计，  
争奈民心次第推。

这一首诗，乃是一位草泽英雄所吟，这位英雄不是别人，而是北宋名将杨老令公的后裔杨文广。

话说北宋太祖、太宗天子在位时，外族辽邦蓄意谋夺中原，假请宋帝议和，意欲谋害。杨继业及七子为保大宋锦绣江山，赤胆忠心，深入虎穴保驾，所谓八虎闯幽州，即指此事。班师回朝，杨家八将，牺牲过半。奸相潘洪仁美，私通辽邦，陷害杨家忠良，杨六郎进京告御状，斩除奸佞，大快人心。

杨继业原是北汉主刘钧妹子次子，北汉兵败，继业归宋。太祖赐姓为杨，娶妻余氏赛花，生下七子：渊平、延广、延庆、延郎、延德、延昭、延嗣；又生二女：八娘琪、九妹瑛，俱善骑射，精通韬略。

继业文则孔孟，武则孙吴，武艺超群，枭勇无俦。沙场出

战，继业打着红令字旗，其妻余氏，打着白令字旗。因此，号为令公、令婆，朝野上下，尊称为杨老令公、杨老令婆。征伐大辽，屡建奇功，军中盛传口号：

战斗夫勇妇亦能，  
威名显赫鬼神惊。  
令旗红白飘扬到，  
十将逢之九丧生。

太宗皇帝出游五台山，杨继业保驾，为人所困。潘仁美不发兵粮，继业孤军作战，无可奈何，撞死于李陵碑下。七郎延嗣被害，六郎延昭告状，寇准审奸，冤情大白。太宗因于天波门外、金水河边，敕建一座清风无佞天波滴水楼，俗称天波府，以酬其功。

嗣后，六郎子杨宗保，偕妻穆桂英大破辽邦天门七十二阵。六郎率兵灭辽，四郎立功返宋。宗保子杨文广领兵征讨西夏，十二寡妇征西，抗击外患，立下汗马之功。然而，杨家却屡遭奸臣陷害，含冤难伸，世态炎凉，门庭冷落。巧言之徒，密迩亲信；枕戈之士，远隔情疏。四世传至杨文广，看透世情，隐身远祸，离开京都，栖息于山西太行山下，不觉触动忧怀，因而吟了这首诗，一泄胸中愤懑。

且说山西杨家，这样一代一代传将下来。到了哲宗、徽宗年间，杨文广谢世，门衰祚薄，只剩下三房合一子，将门后裔，煞是凄凉。

这一子名唤杨志，生下来时，脸上便有老大一搭青记，人们唤他青面郎。

杨志自幼好习武艺，但老祖母穆桂英鉴于往事，要他弃武就文，读书上进，倘能取得功名，犹可光耀门楣。杨志不听祖母之言，性爱结交江湖豪杰。兀坐书斋，只觉闷沉沉的，故没

识得多少字。

杨志的武功，是他自己寻师访友得来的。山西道上，武艺首推提辖鲁达。此人在渭州小种经略相公帐下，担任提辖。他曾在将军府中当过武将，出入沙场，屡立战功，只因酒醉惹事，得罪了上级，因而降职。鲁达为人慷慨，萍水相逢，讲得投机，一见如故，与杨志成了莫逆之交。由于好学，数年之间，杨志从鲁达处学得不少本事，刀枪棍棒，十分精通。

杨家还有老总管两人，也精武术，人们常道，杨氏门中，纵然那些烧火丫头，也是有些三脚猫功夫的。他们见杨志有心，时常在旁边指点。

老祖母原是木阁寨主之女，名唤穆金花，人称穆桂英。她生有勇力，擅用神箭飞刀，与杨宗保结为夫妇，又学得杨家金枪。穆桂英回想八虎闯幽州时，保卫太宗、真宗，功绩显赫，世人仰慕。而今，门庭冷落，家业萧条，仗着变卖家产度日。她看着孙儿杨志有志，就将杨家枪棒家学，尽量传授于他。

俗话说，酱缸打碎，架子犹在。杨家虽说日渐衰落，但排场仍不小，杨志染有少爷脾气，不愿作经纪买卖，不懂柴米油盐。年复一年，眼见坐吃山空。一日，穆桂英坐在堂上，将杨志唤来说道：“孙儿，兀守家园，看来不是办法。汴梁城中，尚有几位你祖父的相识，你可前去求援，谋个一官半职，还可光前裕后。你始祖杨继业太公，出身微寒，邂逅余赛花太婆，交流武艺，效忠朝廷，立下许多汗马功劳。天子下旨敕建天波府，当时辕门之上，车马喧阗。现在这些房廊差不多皆变卖了，只剩下一点点地方，我们总得图个久长之计才好。”

穆桂英说到此，一阵伤感，眼圈微微发红，几欲泪下。她忍住忧伤，又道：“你到东京汴梁，可先去兵部府。兵部尚书韩琨，是韩琪子孙，率领着八十万兵马，保卫京城。他是你祖

父挚友，年已八十开外。待我修书一封，你可前去投他。看在你祖父的面上，谅会照顾一二的。”

杨志跪拜允诺道：“孙儿遵命！”

穆桂英见孙儿允诺，内心暗自寻思：远赴汴京，岂能空口白话，需要费用，这可奈何？俗话说：穷归穷，家里还有三担铜。穆桂英回到内室，翻箱倒笼，找出自己的珍藏之物，让孙儿带给旧日挚友，以表心意。

她的箱底藏有羊脂白玉观世音菩萨一尊，这是当年太宗天子钦赐的御物，价值连城，倘若受人窥觑，就会引起祸端。皇上钦赐之物，是撰入起居注的。若是流入市肆，受人告发，官家知晓，就有欺君之罪。因此，此物代代珍藏，秘不示人。目今，徽宗天子是一聪颖俊俏人物，琴棋书画，儒释道教，踢球打弹，品竹调丝，无不知晓。徽宗天子不是当皇帝的料子，而是玩乐中人，他一旦探悉谁家有宝，就会传诵携宝晋见。穆桂英踌躇再三，为了孙儿前程，出于无奈，只得从箱底检出自玉观音，把它装入锦盒。

另外，还有金绿猫石一对，具幻光性，光彩变化，有如猫睛，俗称猫儿眼。吴道子画，优雅柔媚，婀娜多姿。颜鲁公书，笔力雄壮，气象浑厚。怀素的狂草，连字连笔，一派飞动，迅疾骇人。

这些宝物，共计装了四箱。

常言道：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穆桂英深知，孙儿在家须穿着朴素，而汴梁红尘，世态炎凉，总要穿得体面一些。因此，她命人去买来好衣料，连夜赶缝两套新衣。穆桂英又关照老管家杨忠，要他陪着孙儿去汴梁，一路小心侍候，到了京师，不得鲁莽行事。老管家杨忠是杨延昭的心腹，年逾花甲。他曾服侍过杨延昭、杨宗保、杨文广，而今，杨志又是他的一

位小东家。

穆桂英又再三叮嘱杨志，旅途之中，切忌贪杯饮酒，酒醉容易惹事。一拳失手，人命关天，不能为官，却要作阶下囚了。杨志俯首恭听，诺诺连声。

一宵已逝，杨志早膳既毕，便入内室向祖母辞行。穆桂英招呼起坐，说道：“孙儿此去，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，切莫赶走夜路。从山西循滹沱河向东，走冀州、曲阳、馆陶南下，迂道从东阿渡黄河，经大野泽，向西去汴梁东京，须经梁山。一路荒山野岭，都是强人出没之处，需随时小心。倘有疏忽，悔之晚矣！”

杨志叩首道：“孙儿明白，谨遵祖母嘱咐！”

杨志拜别祖母，穆桂英拄了拐杖，由丫头搀着送至天波府门口，于青石狮子旁挥泪作别。仆子牵来青鬃马，杨志点蹬踏鞍，翻身上马。老管家肩负包裹，内放零碎银子，以备一路使用。他骑着一匹白马，跟随主人。

杨志初次远行，不谙世情，派头落落大方，买取物品，从不知还价。一路前去，两匹马上骑着两个人，四辆车上装着四只箱子，由十六个仆子轮流推着。那车上插着锦缎小旗一面，上书“天波府”三字。天波府名扬四海，山西道上更是无人不晓。

车上还带着四件兵器：刀枪棍剑。这四件兵器，可以代表杨家几代人所用兵器的特色。就说刀吧，杨老令公杨继业，是最擅长用大刀的。再说枪吧，老令公的几个儿子都是最爱弄枪的，杨家的金枪名扬天下。棍子呢，目下老太夫人穆桂英还是擅于用此的。而剑呢，老令婆余赛花太君是善用宝剑的。杨志对这四件兵器，件件皆能，门门都精，不是猪头肉三不精的。

此日三月初三，东风习习，阳光和暖，一周遭杨柳条儿

青，四下里桃花蕊头红，说不尽的花香鸟语，春光明媚。杨志带着伏子一早趨赶上路，前临官道，旁倚溪岗，倒也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。

杨志牢记老祖母慈训，不赶夜路，太阳西沉，便早早寻觅客店歇宿，一路甚是平安。只是山路崎岖，羊肠曲折，忽高忽低，陡坡极多。杨志与老管家杨忠骑在马上，一路是颠波，不觉甚累。十六名伏子推着车子，上下山坡，颇觉疲惫。走了一天的路，伏子们觉得辛苦，都想早些歇宿，揩抹身体，松散松散。

驹光如驶，不觉已走了半月，进入山东地界。过了清河县，如走李家道，路途平坦好走；倘走山路，虽说多走十多里，却少危险。老总管杨忠认为还是绕山路多走一程，杨志不明，要他说出缘由。杨忠答道：“李家道位于梁山山寨前边，旁有一江，唤作金沙江。那里是强人出没之处，他们日吃太阳，夜吃月亮，南吃狮子，北吃大象，拖着死猫死狗只是玩着吃白相。他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。东家，我们还是多走些路为好，犯不着去与强人厮杀，与强人斗，赢了，算不得什么；输了，却丢尽杨家的脸！”

杨志听罢，两手抚了抚浓眉，不禁哈哈笑道：“洒家从未失意，要打就要与狠客打。区区毛贼，算得甚么！”

却说杨志不听劝告，定要朝李家道上走。这些伏子听说要过水泊梁山，吓得灵魂出窍，一致要求走山路。伏子们哀求道：“大爷武艺超群，而我们连三脚猫功夫也没有。强盗断路，谋财害命，有什么好说的。我们家有老少，赚这几个辛苦钱也忒可怜了，请大爷走山路吧！”

杨志怒喝道：“有大爷在，怕它作甚！这种毛贼，越是怕

他越不行。只要有大爷在，你们不会碰掉一根汗毛的！”

众侠子无法，只得硬着头皮挺着。有的道：“老兄啊，遇此关口，只有全仗祖宗保佑，过时过节多烧几张锡箔就是了！”

马蹄得得，车轮轧轧，杨志一行仍向李家道上前去。渐至李家道，只见两边山叠山，山连山，山套山。虬枝错落，怪影参差，荒林寂寞，野草芜杂。道路虽说蛮阔，但只是无人往来。杨志骑在马上，朗然吟道：

自笑生来运未通，

宛如蛟龙潜水中。

有朝一日雷霆起，

风举云从腾碧空。

吟罢，杨志又对众侠子道：“小的们，时光不早了，速速赶路吧！”

侠子们提心吊胆，都想早早离开梁山泊这是非之地。老总管也捏着一把汗，寻思：倘若出事，定在此地。杨志左右眺望，四围山色中，一鞭残照里，遥见路旁荒滩上，竖着一块石碑，中间刻着三个斗大的字：李家道。杨志极目望去，但见

---

山排巨浪，

水接远溪。

青山隐隐路迢迢，

山色澄濛石径齐。

白云深处藏古寨，

乱芦攒簇夕阳低。

山积翠，水流西，

断头港陌多蒺藜。

巍巍峰顶远云接，  
猿猴攀萝白鹤飞。  
风拂拂，草萋萋，  
苦竹森森一鸠啼。  
不见牧童风筝放，  
亦无樵夫出林栖。  
遥望绝径岗峦处，  
林梢飘扬杏黄旗。  
一笑人间少此境，  
梁山高来水泊低。

这时，伏子慌得要命，独有杨志欣赏山景忘了情，不觉失声喊道：“好风景！”

杨忠道：“东家，此地非观赏之地，切莫逗留，还是速速赶路为妙！”

杨志毫不在乎道：“哎，老人家不必担忧！强人若来，洒家手中兵器不会饶人，他来两个，去他一双！”

杨忠寻思：东家本领确是不错，可强人出没，总有一帮人，不会是独脚强盗。那时，岂不就寡不敌众了。再说，在山西道上，盛传杨家的威名。东家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。广交朋友，一呼百诺。而目下远离家乡，没人帮衬。十六个伏子，全是酒囊饭袋，毫无用处。

忽然，山上传来嘭嘭、嘭嘭的乱锣声。杨忠一望，不禁一骇。只见李家道横边小山上窜出几十个强盗。为首的那人，身材高大，貌相奇特，头小目凹，三绺黄髯，年岁四十左右。此人名叫朱贵，人称旱地忽律。

看官，为何称作旱地忽律？相传有一种毒蛇，把甲鱼吃了，它自己潜藏在甲鱼壳中。前边伸出一头，后边露出一尾，

整个身子缠在里面，初看是鳖。粗心的人买去煮熟，吃下去就中毒身死。有经验的人买去把它倒挂在柱上，时间一长，那毒蛇受不得倒垂之苦，从甲鱼壳内脱落于地。人们称它作蛇跌鳖，又名旱地忽律。

朱贵以开酒店为名，专一探听往来客商情况，联络天下英雄好汉。这次，朱贵前面开道，后面随着数位英雄。中有一人，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，身穿一套白领绸衫，腰系玫瑰色丝带，足蹬薄底英雄靴，手持一条棍子；他身长八尺，熊腰虎背，豹头环眼，燕颔虎须，年纪三十有余。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豹子头林冲，曾任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。

林冲深受高俅陷害，弄得有国难奔，有家难投。由于小旋风柴进的推荐，才上了梁山。谁知上得山后，寨主王伦是个鼠目寸光的人，胸襟狭窄，自思是个落第秀才出身，没甚本领，倘被林冲鹊巢鸠居，如何是好？王伦心存龌龊心思，故对林冲托故推辞。可因碍着柴进的情面，只得暂留，命林冲三日之内拿一个投名状来。

林冲不解投名状是何物，朱贵解释道：“好汉入伙，须纳投名状，以示真心诚意。你去山下杀死一人，将头献纳，或是抢得贵重物品贡献，此就是投名状。否则，赶下山去！”

林冲听了，暗暗思忖：我在东京，倘若有人不法，强抢财物，就要依法治罪。如今，知法犯法，昧着良心，自己去抢，如何是好？

林冲第一天下山去，就遇着一桩生意。一个小伙子路过，林冲蓦地跳出，喝了一声：“汉子休走！”提起朴刀，斩将下去，来杀小伙子的头，讨个利市。小伙子吓得抖作一团，跪在地上，呼天抢地，高声喊道：“大王饶命，小的有天大的冤仇要伸！”

林冲听说有冤情，放下刀道：“你且讲来！”

小伙子道：“小的的妻子被清河知县衙内霸占去了，小的去衙门呈状，反被县主打了四十大板，轰出堂来。小的如今欲去青州告状，倘得告准，夫妻又可破镜重圆。望大王饶命，让小的出了这口冤气，死也瞑目！”

林冲听得目瞪口呆，不觉泪下潸然，说道：“我的遭遇，与你相仿，我就放了你吧，让你夫妻日后团圆！”

林冲又从身上摸出十两纹银，馈赠与他，小伙子再三拜谢而去。朱贵在一旁觑着，道：“你可不是作强盗的胚子啊！明日，林教头可不得手软了！”

林冲允诺。到了次日，林冲又遇一老丈。这老丈白发斑斑，步履蹒跚，见林冲持刀从幽僻小径上冲出来，忙跪下道：“大王饶命！”

林冲心思：这回可得狠狠心了，他叱责道：“为何要饶你性命？”

老丈颤栗着道：“大王，我年已一百零四岁，已近两个花甲，原已活过头了，死也不足惜！只是待我说完话再杀未迟。”

“如此，你讲吧！”

“大王，我有三子。长子八十六，次子七十五，都已亡故。三子七十，受人诬告，被关禁在青州狱中。月前三子带来一口信，要我去证雪冤情，父子相聚，或可免于一死，祈求大王垂怜！”

林冲寻思：这老汉万万杀不得的。他叹了口气，又摸出十两纹银，招呼道：“老丈请起！嘴嘴嘴，赠你十两银子，速去青州搭救孩儿吧！”

老丈叩头而去。朱贵暗自敬佩林冲，却又皱着眉头道：

“教头，看来你又在拆自己的台了，明日再做不成生意，休怪寨主无情。”

林冲思想：是啊，明日倘遇皇亲国戚，定杀不赦。他仰天长叹一声，戚然而道：“不想我林冲被高俅那贼陷害，流落到此，如此命蹇时乖！”

又过了一宵，第三日，林冲与朱贵在凉亭里面相对饮酒，壮壮胆气。林冲心忖，我今日如若再心软不下手，就不唤豹子头罢了！岂知，三日不劫客，此日却送来了一个歪喇叭。待到午牌以后，一个小喽啰奔到凉亭里来报道，“下面来了一批大买卖，四辆车子内装着许多金银财帛，车子很快就要从这儿经过。”

林冲欣喜不已，亢声道：“好啊！好啊……。”

林冲随手操起一条棍子，站起身来。看官，古代的兵器棍、棒、枪、矛、刀、剑等，都有个讲究。刀剑是短兵器，八尺为棍，一丈为棒，丈六为枪，丈八为矛。林冲擅长的兵器是一条枪、一根棒，在东京八十万禁军中被称为枪棒教头。

小喽啰前边引路，林冲跟随着后，出了李家店，直奔向山前。他手搭凉棚，抬首翘望，只见山下十六个伏子推着四辆车子而来，后边还有两匹马，前面马上坐着一个年轻大个子，后面马上坐着一个老者。

那个大个子，头戴一顶范阳毡笠，一蓬红缨散着，身穿宝蓝缎的细花绸衣，腰里系一条玫瑰色丝带，足蹬牛皮单面靴，骑着一匹青鬃马，鞍鞯、踏蹬全是新的。大汉青面孔，腮边一蓬短须。俗话说：龙眼识珠，凤眼识宝，英雄识英雄。林冲见多识广，一见这汉子，就知道他有些来头。寻思道：此人决非等闲之辈，必是江湖豪杰无疑，今日我可要与你比个高低。林冲招呼众喽啰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站在一旁！”